稽神錄

拾遺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稽神錄

拾遺

徐鉉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津逮祕書及學津討原皆
收有此書津逮在前故據
以影印並附學津本所載
提要於後

稽神錄目錄

卷之一
朱拯　韋建
鄭就　董昌
熊博　彭城佛寺
歐陽氏　廬山賣油者
李誠　茅山牛
番禺村女　江西村姬
甘露寺　南康縣令
犬吠石　甕形石
金鑞　濠州井
雒井　軍井
金華令　徐善
何致雍　郭仁表
王與　謝詡
崔萬安　江南李令
毛貞輔　陸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卷之二

紫石　楊遘
舒州人　賈淳
姚景　王稔
安陸人　貪虎
韓牛　王氏老姥
陳璋　吳宗嗣
孫漢威　唐道襲
鬻醯者　建康人
盧嵩　柴再用
蘇長史　盧樞
豫章中官　青州客
周元樞　朱延壽

奉進忠　望江李令
建康樂人　黃廷讓
張瓊　婺源軍人妻
陳德遷　廣陵吏人
田達誠

卷之三

徐彥成　周潔
楊劇使　僧珉楚
陳守規　廣陵賈人
浦城人　劉道士
清源都將　王訓妻
林昌業　潘襲
胡澄　王拳
鄭守澄　劉隲
舒州軍吏　田頵
鍾傳　頓金

宋氏　史氏女
漁人　閻居敬
池州民　李宗
陳寨

卷之四

陶俊　延陵村人妻
趙某妻　建業婦人
廣陵男子　施汴
朱慶源　僧十炯
宜春人　朱從本
周本　薛老峰
王慎辭　姚氏
彭顧　呂師造
崔彥章　潤州氣
黃極　熊助
王建封　廣陵士人

黃仁滂　孫德遵
朱盛文　柳翁
李禪　蚓瘡
蜂餘　熊廼
劉威　馬希範

卷之五

桂從義　金精山木鵲
賣餅黃老　桃林禾嫁
王延政　洪州樵人
法曹吏　劉存
袁州錄事　劉璠
吳景　周寶
陳師　陳金
沈彬　梅眞君
康氏　豫章人
陳滑　建安村人

蔡彥卿　岑氏
建州村人　徐仲寶
邢氏　林氏
曹眞　破木有肉
登第皂莢　張悅武

卷之六

李攻　趙瑜
袁州老父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馬正華
劉宣　黃魯
張鋋　潯陽縣吏
朱元吉　酤酒王氏
鮑叟　黎山廟
吳延珞　貝禧
支戩　貪黃精婢
豫章人

宋 東海徐鉉 撰

明 海虞毛晉 訂

朱拯

僞吳玉山主簿朱拯赴選至揚部境入宜興堂土

一紫衣正坐傍一綠衣紫衣起揖拯曰君當壽十千錢見與拯拜許諾遂窘頃補安福令既至謁城隍神廟宇神像皆如夢中其神座後屋漏梁壞拯歎曰十千豈非此耶即以私財葺之費如其數

韋建

江南戎帥韋建自充軍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人導從載十來詣韋曰聞公將鎮鄂渚僕所居在焉棟宇頹毀風雨不蔽非公不能爲僕修完也韋許諾及至鎮訪之乃宋无忌廟視其像即夢中所見因新其廟祠祀載有靈驗云

鄭就

壽春屠者鄭就家至貧嘗夢一人自稱廉頗謂就曰可於里東掘地取吾寶劒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舊業就如其言果獲之踰年遂富後洩其事於是失劒

董昌

董昌未遇前有山陰縣老人爲上言於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願萬歲帝爲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有謠言正合今日故來獻其言曰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聖人名日從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讀曰天命早已歸我我爲天子矣乃贈老人百緡仍免其征賦先遣道士朱思遠立壇醮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於函中有碧紙朱書其文人不可識思遠言天命合興董氏又有王守貞者佟謂之王百藝極機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繪宮嬪及設兵衛狀若鬼神皆百藝所爲也妖僞之際尤興百藝幻惑之術昌每言我聞兔子上金牀識我

也我卯生來歲屬卯二月二日亦卯卽卯年卯月卯日仍當以卯時萬世之業利在於此乾寧二年二月二日率軍俗數萬人僭衮冕儀衛登子城門樓赦境內改僞號曰羅平國年號天冊自稱聖人及令官屬將校等皆呼聖人萬歲俯而曰言云云畢復欲舞蹈昌乃連聲止之曰卿道得道許多言語壓得朕頭疼無奈何也蓋縛工人所製平天冠稍重故有是言也時人聞者皆大笑之

熊博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出一古塚藤蔓纏其棺傍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關五百年後遇熊博博使平光寺僧爲率錢葬之博後至建州刺史

彭城佛寺

國初楊汀自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于佛寺兩廡方甚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下乃下一大雹于街中其高廣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頃之雨止則炎風赫日經月雹乃消盡

歐陽氏

廣陵孔目吏歐陽某者居決定寺之前其家妻小遇亂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詣門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見其貧陋不悅拒絕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親族甚悉妻竟不聽又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矣若爾權寄門下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又不可父乃曰去吾將訟爾矣左右以爲何訟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風雨從南方來自震霆入歐陽氏之居牽其妻至中庭擊殺之大水平地數尺降里皆漂蕩不自持後數日歐陽之人至后土廟神座前得一書卽老父訟女文也

廬山賣油者

廬山下賣油者養其母甚孝謹爲暴雷震死其母自以無罪日號泣于九天使者之祠願知其故一

夕夢緋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魚膏雜油中以閙厚利且廟中齋醮常用其油腥氣薰蒸靈仙不降其震死宜矣毋知其事遂止

李誠

江南軍使蘇建雄有別墅在毗陵常使僕人李誠來往檢事乙卯歲六月誠自墅中回至句容縣西時盛暑赫日持傘自覆忽起大風飛沙拔木捲其傘蓋而去惟持傘柄行數十步雷雨大至方憂濡溼忽有飄席至其所因取覆之俄而雷震地道傍數家之中卷去一家屋室向東北而去頃之震其居蕩然無復遺者老幼十餘皆聚桑林中一無所傷舍前有足跡長三尺誠又西行數里遇一人求買所覆席即與之復里餘後遇一人求買所持傘柄誠乃異之曰此物無用爾何爲者乃買之其人但求乞甚切終不言其故隨行數百步與之乃去

茅山牛

庚寅歲有茅山村中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草上而假寐及覺失之惟一隣兒在傍以爲竊去因相謹競隣兒父見之怒曰生兒爲盜將安用汝即投水中隣兒匍匐出水呼天稱冤者不已復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乃自牛口中嘔出兒乃得免

番禺村女

庚申歲番禺村女有老姥與之餉田忽雲雨晦冥及霽反失其女姥號哭乃求訪諸隣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雲雨晝晦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醞甚豐曉其女盛服至而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爲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使歸返而他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郎可得見耶曰不可得留數宿一夕復風雨晦冥遂不可見矣

江西村嫗

江西村中雷震一老嫗爲電火所燒一臂盡傷既而空中有呼曰誤矣即墜一瓶瓶有葉如膏曰以此傅之即瘥嫗如其言隨傅而愈家人共議此神丹也將取藏之數人共舉其瓶不能動頃之復有雷雨攝之而去又有一村人亦震死空中人呼曰誤矣可急取蚯蚓搗爛傅臍中當瘥如言傅之乃蘇

甘露寺

道士范可保夏月獨遊浙西甘露寺出殿後門將登北軒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潔新衣恐汚心不悅俄而牽一黃犬又摩肩而出范怒形於色褐衣回顧張目其光如電范始良懼頃之山下人至曰向者山上霹靂取龍子閘之乎范固不知也

南康縣令

辛酉五月四日有使過南康縣令胡佩置酒於縣南蓮華館水軒忽有暴雨吹沙從南來因手掩目閉籃中器物簌簌有聲若物飛過良久開目見貪器微反其銀酒杯與杯之舟皆狹長時東西影壁傍有大桐樹亦拔出投於一里外皆此風雨常遇閒館中迅雷而館中初不聞也胡亦無恙

犬吠石

婺源縣有大黃石自山墜于溪側瑩徹可愛羣犬見而競吠之數日村人不堪其諠乃相與推致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

甕形石

潘祚爲鄱陽令縣治後連帶石城其中隍荒數十畝祚嘗還家望日於此見城下草中有光高數丈其間荊棘蒙密不可夜行即取弓射其處以志之明日掘其地得一甕大腹小口青石塞之祚命舁歸其家發其口不可開令擊碎之乃一石如甕之形石冰凍之凝結者復碎而棄之於中訖無所得

金蠶

右千牛撫曹王文秉丹陽人世善刻石其祖嘗爲浙西廉使裴璩采碑於積石之下得一自然圓石如毬形試加磨斲乃重疊如殼相包斲之至盡其大如拳破視之中有一蠶如蠐螬蠕蠕能動人不能識因棄之數年浙西亂王出奔至蜀下與鄉人夜會語及□□西送還錢事坐中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蠶蓄之則寶貨自至矣問其形狀則石中蠐螬也

滁州井

戊子歲大旱滁州酒肆前有大井堙塞積久至是酒家召井工陶老其工人父子應募者乃子先入倚綆而死其父繼下亦卒觀者如堵無敢復入引繩出屍竟不復鑒

雞井

江夏有林主簿虐而好賭甚愛一女好食雞里胥日供雙雞一日將殺雞雞走其女自逐之雞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見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氣騰上如炊其家但臨井而哭無敢入者有屠見請入視之但見大釜湯涌火熾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氣稍稍而熄井中惟雞骨一具人骨二具此事數聞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也

軍井

建州有魏使君宅兵後焚毀以爲軍營有大井湮塞壬子歲軍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屍亦不獲有一人請復入曰以繩縋我我亟引繩即出之既入久之忽掣其繩甚急即出之色如癡矣良久乃能言云既入井但見城郭邑廬人物甚衆其主曰李將軍機務鞅掌府署甚盛懼而欲遽出竟不獲二屍建州留侯朱斤嘗奉使鎮此井

金吾令

王祝從子某爲金華令築私第于邑中其暴雨大至水忽奔往東南隅如灌滿卮頃刻而盡其地成井深不可測以綵絙繫石而測之數十丈乃及底得一新傀頭而出與人間嘗食者無小異也

徐善

江南僞中書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楊吳之寇豫章善之姊爲一軍校所虜既定軍校求得善請以禮聘之善自以舊族不當與戎士爲婚固不許乃强納幣焉悉擲棄之臨以白刃亦不懼然竟虜之而去善即詣揚都求見吳揚渥而訴之時渥初嗣藩服府庭甚嚴僭擬王者布衣遊士旬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渥夜夢人來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將來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未申公其厚遇之渥旦即遣騎迎之既至禮遇甚厚問所欲言善具白其姊事渥即命購贖歸於徐氏時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因辟爲從事

何致雍

何致雍者賈人之子也幼而英爽好學嘗從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岸側徧閱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諾不敢驚既寤徧訪隣舟之人皆無何姓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皆沒惟何氏存叔父乃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矣善自愛致雍後受知於湖南爲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表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爲節度判官檢校僕射竟卒於官

郭仁表

僞吳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城北甲寅歲因得疾沉痾忽夢一道士衣金花紫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

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厲色曰甚則有之既寤疾甚數夜復夢道士至因叩頭逭謝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爲將疏方即跪奉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颯風暴雨可息惟鶴望巢門敛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茲不能行此欲何爲夢中不曉其義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因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而疾愈

王爽

僞吳郭帥王爽少爲小將從軍圍頴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墮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衆軍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爽仗劒倚柵木而督戰俄有飛石正中其柵木及爽鎧甲之半皆糜碎而爽無傷因歎曰流星正謂爾耶由是自負卒至大官

謝諤

進士謝諤家於南康舍前有溪常遊戲之所也諤爲兒時嘗夢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則明悟矣諤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爲詩進士裴說爲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

崔萬安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嘗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禱于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玉爲之謂萬安曰此病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爲末肉爲丸米飲下二十丸又云此藥大熱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宦情築室于廣陵法雲寺之西爲終焉之計嘗夢束草加首口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之俄而孫儒陷廣陵儒部將李瓊屯兵

于法雲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禪將馬殷劉建封輩率衆南走嗳因强令俱行及駁據湖南瓊爲桂管觀察使用令爲荔浦令則前夢之驗也

毛貞輔

僞吳毛貞輔累爲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猶熱以問侍御史楊廷式楊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而言當得赤烏場官也果如其言

陸洎

江南陸洎爲常州刺史不克之任爲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時輩推仰之副使李承嗣與之尤善乙丑歲九月承嗣與諸客訪之洎從容曰某明年此月當與諸君別矣承嗣問其故答曰吾向夢一騎兵以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西序復由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中久之吏引至階下門中有二綠衣吏捧一案案上有書一紫衣秉笏取書宣云洎三世爲人皆行慈孝功成業竟並受此官可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復以騎送歸奄然遂寤靈命已定不可改矣諸客皆默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復與向客候之謂曰明日君當上事今何無恙也洎曰府中已辦明當行也承嗣曰吾嘗以長者重君今無乃近妖乎洎曰惟君與我有緣他日必當卜鄰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茱萸灣承嗣後爲楚州刺史卒葬于洎墓之北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書周延翰性好道頗修服餌之事嘗夢神人以一卷書示之若道家之經其文皆七字爲句惟記其末句云紫髯之伴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爲必得丹砂之效後從事建業卒葬於吳大帝陵側無妻子惟一婢名丹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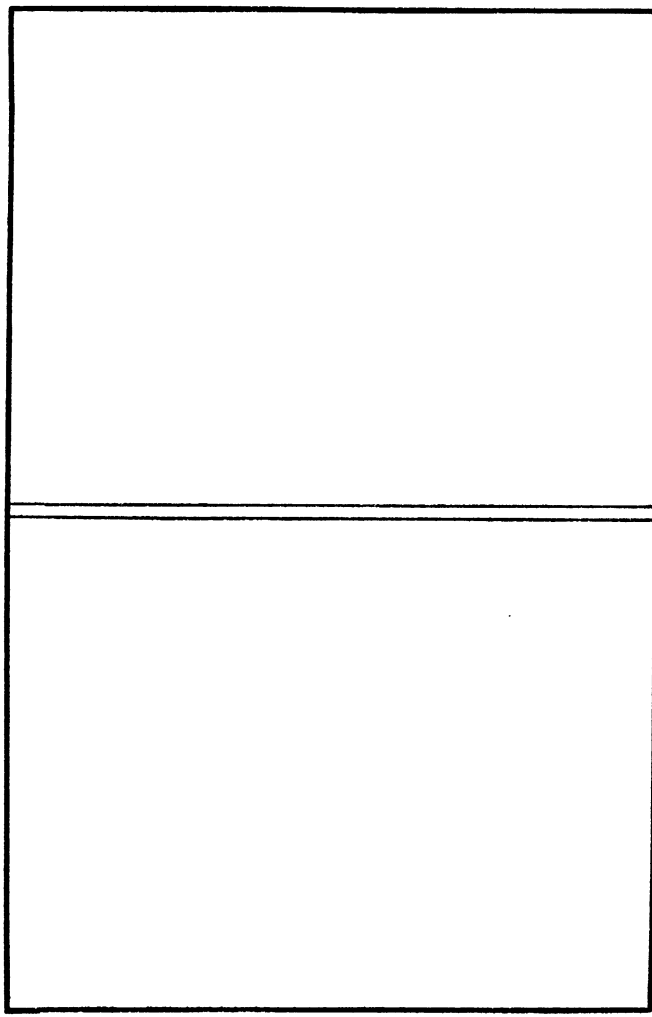
王瞻

處化縣令王瞻罷任歸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朱衣吏執牒至曰君命已詔奉召君瞻曰命不敢辭但舟中隘狹欲寬假之使得登岸卜居無所憚也吏許諾以五日爲期曰至期平旦當來也既寤便能下牀自出儻舍營辦凶具敎其子哭踊之節召六親爲別至期登榻安臥向曙乃卒

邢鬯

江南大理司直邢鬯癸卯歲夢人告云君當爲涇州刺史既而爲宣州涇縣令考滿復夢其人告云宣州諸縣官人來春皆替而君官誥不到邢甚惡之至明年春罷歸有薦鬯爲水部員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復請二十餘日竟未拜而卒

稽神錄卷之一終



稽神錄卷之二

紫石

晉安有東山樵人陳某恒見山中有紫光燭天伺之久乃見一大鹿光自口出設罝捕而獲之剖其腹得一紫石圓瑩如珠因寶藏之家自是富至其孫奢縱好酒醉而鬻其珠以爲石何能神因擊碎之家自是貧矣

楊邁

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遙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即奮往搏之既至無有攸鷹上鞴行數十步迴顧其處復見其兔又搏之亦不獲如是者三即命大步草以求之得兔皆一具蓋兔之鬼也

舒州人

舒州有人入灊山見大蛇擊殺之視之有足甚以爲異因負之而出將以示人遇縣吏數人於路因告之曰我殺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見曰蛇何在曰在爾前何故不見即棄蛇於地乃見之於是負此蛇者皆不見人以爲怪乃棄之按此蛇生不能自隱其形死乃能隱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窮者

賈潭

僞吳兵部尚書賈潭言其所知爲嶺南節度獲一橘其大如升將表獻之監軍中使以爲非常物不可輕進因取鍼微刺其葉下乃有蠕蠕而動者因破之中有一小赤蛇長數寸

姚景

僞吳壽州節度使姚景爲兒時事濠州節度使劉金給使廳中金常卒行至內見景方寢有二小赤蛇戲於景面出入兩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見金內是縣加寵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

王稔

僞吳壽州節度使王稔罷歸揚都爲統軍坐廳事

與客語忽有小赤蛇自屋墜地向稔而婚稔令以器覆之良久發視惟一蝙蝠飛去其年稔罹平章事

安陸人

安陸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遊齊魯遂至豫章恒弄蛇於市以乞丐爲生積年十餘有賣薪者自鄱陽來宿黃培山下夢老父云爲我寄一蛇與江西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覩步問賣薪將盡有一蛇荅白色蟠于船舷觸之不動薪者方省向暮即攜之至市訪得毛生因以與之毛始欲展掇應手嚙其指毛失聲顧仆遂卒良久即腐壞蛇亦不知所在

食虎

建安山中人種粟者皆搆棚於高樹以防虎嘗有一人方升棚見一虎垂頭塌尾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而稍小躍前虎而去遂聞竹林中嘷吼震地久之乃寂明日往視其虎被食略盡但存少骨

鞭牛

京口居人晚出見江上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青背赤戲于水濱一白衣老翁長可三丈執鞭於其旁久之翁回顧見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跳躍而上倏忽漸長一舉足徑上石公山頂遂不復見

王姥

廣陵有王姥病數日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某西溪浩氏爲牛子當贖之而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頃之遂卒其西溪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以歸

陳璋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壻於公家公其先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騾而去中路馬蹶而墜頃之

昇至璋扶疾而出昇坐少選即去璋召馬敖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擊我畜生不忍殺汝使牽去勿與芻秣餓死之是以圉人竊林之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芻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復召數之曰爾既知罪吾放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食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薨句月之中馬亦悲鳴而死

吳宗嗣

軍使吳宗嗣者嘗有某府吏從之貸錢二十萬月計利息一年後不復肯還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責之曰我前世負爾錢我今還矣爾負我當作驢馬還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獨坐廳事忽見吏白衣而入曰某來還債宗嗣曰已焚券何用復債吏不答徑入廄中俄而廄人報馬生白駒使詣吏舍詰之云死已旦日夫驭長責之正得所負錢數

孫漢威

江南神武軍使孫漢威廄中有馬遇夜甎尾上放光狀若散火羣馬驚逝漢威以爲妖拔劒斬之數月除盧州刺史

唐道襲

王建稱尊於洛其嬖臣唐道襲爲樞密使夏日在家會大雨其所蓄猫戲水於簷溜下道襲視之稍稍而長俄而前足及簷忽雷雹大至化爲龍而去

鬻醯者

建康有鬻醯者某蓄一猫甚俊健愛之甚辛亥歲六月猫死某不忍棄酒置坐側數日腐且臭不得已攜棄秦淮中既入水猫乃活某下救之遂溺死而猫登岸走金烏舖吏獲之梗而錮之舖中鏁其戶出白官司將以其猫爲證既還則已斷索嚙壁而去竟不復見

建康人

建康人方食魚棄魚頭于地俄而壁下地穴中有人乘馬鎧甲分明人不盈尺手執長槊徑刺魚頭馳入穴去如是數四即掘地求之見數大鼠魚頭在焉惟有筋一隻了不見甲馬之狀無何其人卒

盧嵩嵩

太廟齋郎盧嵩所居釜鳴竈下有鼠如人哭聲因祀竈竈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盡食所祀之物復入竈中其年嵩選補興化尉竟無怪

柴再用

龍武統軍柴再用嘗在廳事凭几獨坐忽有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自起逐之鼠乃去而廳屋梁折所坐牀几盡壓糜碎再用後爲盧郢宣三鎮節度使卒

蘇長史

蘇長史者將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諫止之蘇曰爾惡此宅吾必獨住始宿一夕有三十餘人皆長尺餘道士冠衣褐來謁蘇曰此吾等所居也君必速去不然禍及蘇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後竹林中而沒即掘其處獲白鼠三十餘頭皆殺之宅不復凶矣

盧福

侍御史盧福言其昔爲建州刺史嘗暑夜獨居寢室望月於中庭既出戶忽聞堂西階下若有人語笑聲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飲酒几席什器皆具而微獻酬久之席中一人曰今夕甚樂但白老將至奈何因歎叱須臾坐中皆突入陰溝中遂不見後數日罷郡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既至白老白堂西階地中獲鼠七八皆殺之

豫章中官

天福甲子歲豫章居人近市者夜恒聞階中若鼓

十人語聲向市而去就則無人如是累夜人皆懾恐夜不能寐頃之詔盡誅閹官像章所殺凡五十餘騶之向市聚語譁雜如前所聞

青州客

朱梁時青州有賈客泛海遇風漂至一處遠望有山川城郭海師曰自頃遭風者未嘗至此吾聞鬼國在是得非此耶頃之舟至岸因登之向城而去其廬舍田畝皆如中國見人皆揖之而人皆不應已至城有守門者揖之亦不應入城室人物殷富遂至其王宮正值大宴羣臣侍宴者數十其衣冠器用綵竹陳設之類多如中國客因升殿俯逼王座以窺之俄而王疾左右扶還亟召巫者示之巫云有陽地使人至此陽氣逼人故王病其人偶來爾無心爲祟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設坐於別室王及其羣臣來祀祝客據案而食俄有僕室馭馬而至客亦乘馬而歸至岸登舟國人竟不見復遇便風得歸時賀德儉爲青州節度與魏博節度楊思厚有親因遣此客使魏具爲思厚言之魏人范宜古親聞其事至爲余言

周元樞

周元樞者睢陽人爲平盧掌書記居臨淄官舍一夕將寢忽有車馬輜重甚衆扣門吏報曰李司空候謁元樞念親知輩皆無此人因自息必鄉曲之舊吾不及知矣即出見之延坐請問其所從來曰吾移鎮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君此宅可矣元樞驚曰何至是對曰此吾之舊宅也元樞曰吾從官至此相傳云書記之公署也君何時居此曰隋開皇中嘗居之樞曰若爾君定是鬼耶曰然地府許我立廟於此故請君移去爾元樞不可曰人不當與鬼相接豈吾將死故君得臨吾耶雖然理不當以此宅授君吾雖死必與君訟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紙筆於棺中將與李君對訟即具酒與之飲

相酬數百言詞色愈厲客將去復留之良久一蒼頭來云司空周書記本□□人也安可與之論雜自取因別客於是辭謝而去送之出門倏忽不見元樞竟無恙

朱延壽

壽州刺史朱延壽末年浴於室中窺見窓外有二人皆青面朱髮青衣手執文書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受命來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壽因呼侍者二人卽滅侍者至問外有何人皆云無人俄而被殺

秦進忠

天祐丙子歲浙西軍士周交作亂殺大將秦進忠張亂凡十餘人進忠少時嘗怒一小奴刃貫心殺而并埋之末年恒見此奴捧心而立始見百步之外稍稍而近其日將出乃在馬前左右皆見之入府遇亂兵傷胸而卒張亂前月餘每聞呼其姓名者聲甚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若在對面入府而斃

望江李令

望江李令者罷秩居舒州有三子能聰慧令嘗飲酒暮歸去家數百步見二子來迎卽共擒而毆之令驚怒大呼而遠方人絕竟無知者且行且毆將至家二子皆却走而去及入門二子復迎于堂下問之皆云未嘗出門後月餘令復飲酒于所親家因具白其事請留宿不敢歸而其子恐其父暮歸復爲所毆卽俱往迎之及至中途見其人怒曰何故暮出卽使從者擊之因而獲免明日令歸益駭其事不數月父子皆卒郡人云吾舒有山鬼善爲此厲益黎丘之徒也

建康樂人

建康有樂人日晚如市見二僕夫云陸判官召隨之而去至一大宅陳設甚嚴賓客十餘人皆善酒

諱飲酒而說食酒亦不及二人向曙而散樂人困甚因臥門外牀上及寤乃在草間旁有大塚問其里人云相傳陸判官之塚不知何時人也

黃廷讓

建康吏黃廷讓嘗飲酒於親家迨夜而散不甚醉而怳然身浮飄飄而行不能自致行可十數里至一大宅寂然無人堂前有小房房中有牀廷讓困甚因寢牀上及寤乃在蔣山前草間踰重城復塹矣因怳惚得疾歲餘乃愈

張瑗

江南內臣張瑗日暮過建康新橋忽見一美婦人袒衣倡獗而走瑗甚訝諦視之婦人忽爾迴顧化爲旋風撲瑗瑗馬倒傷面月餘乃復初馬既起乃蹏一足跛行而歸自是每過此橋馬輒提一足而行竟亦無他怪禍

婺源軍人妻

丁酉歲婺源建威軍人妻死更娶其後妻虐遇前妻之子過甚夫不能制一日忽見亡妻自門而入大怒後妻曰人誰無死孰無母子之情乃虐我兒女如是耶吾比數於地下所司今與我假十日使我誨汝汝遂不改必能殺君矣妻皆恐懼再拜即爲具酒食便召親黨隣里問訊敘語如常他日但聞其聲惟夫妻見之及夜爲設榻別室夫欲從之宿不可滿十日將去復責詈其後妻言甚切至舉家親族共送至墓百餘步曰諸人可止矣復愍慄辭訣而去將及栢林中遂入人皆見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沒建威軍使汪延昌言如是

陳德遇

辛亥歲江南僞右藏庫官陳居讓字德遇直宿庫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夢二吏手把文書自門而入問此陳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庫中吏將去妻追呼之曰家夫字德遇耳有主衣庫官陳

德遇者家近在東西曲二吏相視而嘻曰幾誤逐去瀾曰德遇晨起如廁乃自云有疾還臥良久遂卒二人並居冶城之西

廣陵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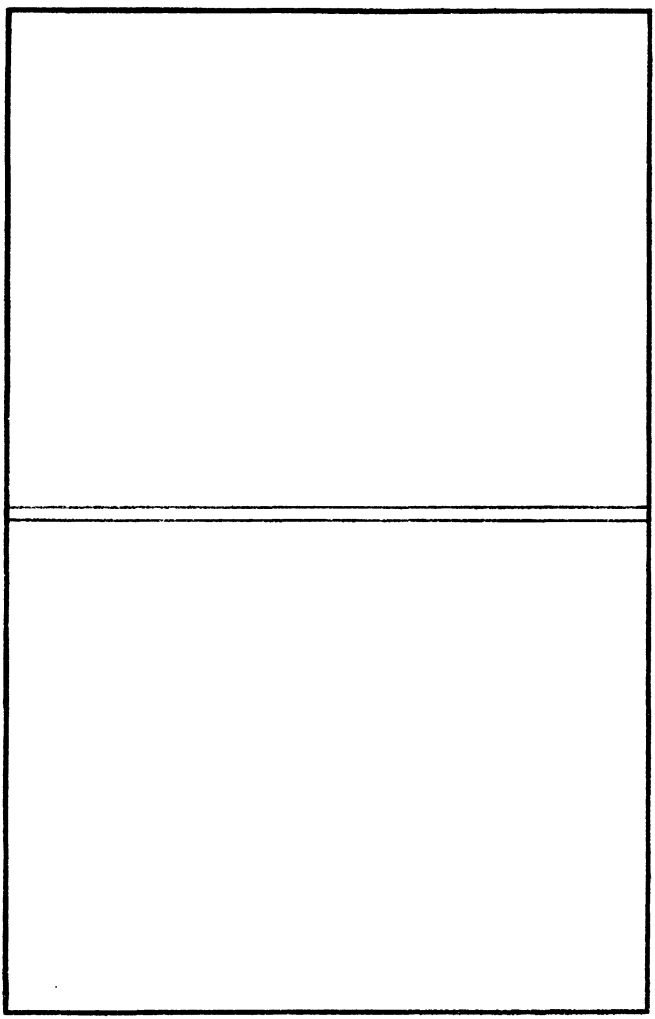
廣陵吏姓趙當暑獨寢一室中夜忽見大黃衣人自門而入從小黃衣七八謂已曰處處尋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黃衣前白曰天年未盡未可遽行宜有以記之可也大人即探懷出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視之印文篆肉字若古篆識其下右若先字左若記字其上不可識趙後不知所終

田達誠

盧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業願以周給爲務治第新城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呵問之爲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爲暴水所漂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聞於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惟有廳事耳即辭謝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以至廳中亦無妨君資客然亦嚴整家中人懼火萬一不虞或當云吾等所爲也達誠亦虛其廳以付之達誠嘗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嘗好之可唱和耳達誠即具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動試暫迴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趣筆迹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儻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也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亦靈通還與人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大字南頭一段紅衆不諭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以某日成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以幕帷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夾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

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笞一百也達誠辭謝即召婢笞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云曾穴幕竊視見賓客男女厨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翌日乃還曰主政在揚州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耳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

稽神錄卷之二終



稽神錄卷之三

徐彥成

軍吏徐彥成恒主市木丁亥歲往信州汭口場無木可市泊舟久之一日晚有少年從二僕往來岸側狀若訪人而不遇者彥成因延入舟中爲設酒席賓禮之少年甚媿焉將去謝曰吾家近此數里別業中君今肯辱枉顧乎彥成許諾明日乃往行里餘有僕馬來迎奄至一大宅門館甚盛少年出延客酒膳豐備從容久之彥成因言往此久無木可市少年云吾有木在山中明當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杉木大至良而價廉市易既畢往辭少年復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賣今以此贈君至吳當獲善價彥成回始至秦淮會吳帥虬納杉板爲棺以求材之尤異者獲錢數十萬彥成廣市珍玩復往汭口以酬少年更與交易於市三往返獲其厚利間一歲復往但見村落如故了無所見

尚其里中竟無能知之者

周潔

霍丘令周潔甲辰歲罷任客遊淮上時民大饑道旅殆絕投宿無所升高而望遥見村落烟火趨而詣之得一村舍扣門久之一女子出應門告以求宿女子曰家中饑餓老幼皆病倆無以延客止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女子侍立於前少頃其妹復出映婦而立不見其面潔自具食取餅二枚以與二女持之入室閉關而聽悄無人聲潔方竦然而懼向曉將去使呼二女告別了無聲應者因壞戶而入乃見積屍滿室皆將枯朽惟女子死未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餅猶置胸上潔後皆爲瘞之云

楊副使

壬午歲廣陵瓜州市中有人市果實甚承咸問所用云吾長官明日上事又問長官爲誰云楊副使

也又問官署何在又云金山之東遂去不可復問時浙西有楊副使被召之揚都船至金山無故而沒

僧玳楚

廣陵法雲寺僧玳楚嘗與中山賈人章某者親熟章死玳楚爲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中楚未食章卽延入食店爲置胡餅旣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未得解脫今死爲揚州掠剩兒復問何謂掠剩曰凡市人賣販利息皆有常數過數得之爲掠剩吾得而掠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頃之有一僧過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也頃之相與南行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之花亦鬼所買花亦鬼用之人間無所用也章卽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卽告辭而去其花紅色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至是北門自念我與鬼同遊復持鬼物不可卽將花擲渡水中旣歸有同院人覺其面色甚異以爲中惡競持湯藥以救之良久乃復且言其故因相與觀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無恙

陳守規

軍將陳守規者嘗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館館素凶守規始至卽鬼物晝見奇形怪狀變化倏忽守規素剛猛親持弓矢刀仗與之鬬久之乃空中語曰吾鬼神不欲與人雜處君旣堅貞願以兄事可乎守規許之自是嘗與交言有吉凶輒先報或求飲食與之輒得錢物旣久頗爲厭倦因求方士手書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罵曰吾與君爲兄弟奈何上章疏我大丈夫結交當如是耶守規曰安得此事卽於空中擲下章疏紙墨宛然鬼又曰君圖我居處謂我無所止也吾今往蜀川亦不下於

此矣由是遂絕

廣陵賈人

廣陵有賈人以柏木造牀凡什物百餘事製作甚精其貲已二十萬載之建康賣以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風起因泊山下頃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二人乘之亦泊於其側賈人疑之相與議此必羣盜也將伺夜而劫我前浦既遠風又益急逃避無地夜即相與登岸深避之俄而風雨雷電蒙覆舟所岸上則星月皎然食頃雨止雲散見巨艘稍稍前去乃承歸舟中所載牀什器都不復見餘物皆在巨舟猶在東岸有人呼曰爾無恨當還爾價直賈人所載既失復歸廣陵至家已有人送錢三十萬置之而去問其故即泊瓜步之明日也

浦城人

浦城人少死於路家有金一斤其妻既之不聞於其姑逾年忽夜扣門號哭而歸其母驚駭相與哀慟曰汝真死耶曰兒實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暫歸因坐母膝言語如生但手足冷如氷耳因起握刀責其妻曰我死有金爾何以不供母乃自藏耶即往殺之其母曰汝已死矣儻殺爾妻必謂我所殺也於是哭辭母而去復自提刀送其妻歸母家迨曉及數十步忽然不見

劉道士

廬山道士劉某將遊南嶽路出宜春宿一村家其主至貧復喪一子未有以殮既夕忽有一男子行哭而來但撫膺而號曰可惜可惜劉出視之見面白如雪梳兩鬟髻者徑入其家負尸而去莫知所之

清源都將

清源人楊某爲本郡防遏營副將有空地在西郭侵晨趨府未歸家人忽食方有一鵝負紙錢自門而入徑詣西郭房中家人云此鵝自神祠中來耶

令其奴逐之奴入房但見一雙髻白髯老翁家人莫不驚走某歸聞之怒持杖擊之鬼出沒四隅變化倏忽杖莫能中某益怒曰食訖當復來擊殺之鬼乃折腰而前曰諾楊有女二長女入廚以肉具食肉落礓瓠失去女執刀白父曰礓下露一大黑毛手曰請斫女走氣殆絕因而成疾久女于大甕中取鹽有一猴自甕突出上女之背女走至堂前復失之亦成疾乃召巫立壇治之鬼亦立壇作法愈盛餘巫皆不能制亦懼而去頃之二女及妻皆卒後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請爲持經一宿鬼乃唾罵某而去因而遂絕某其年亦卒

王訓妻

王訓者南安縣大益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憑之言我陳九娘也以香花祠我當有益於主人訓許之乃呼林爲阿姐爲人言禍福多中半歲餘乃見形自腰已下見爲人未嘗來者亦不見也但以言語相接鄉人有召者不擇遠近與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陳氏自召神名祝詞明惠聽者亡倦林供坐而已二年間獲利甚溥一旦忽悲泣謂林曰我累生爲人女年未及笄而夭閻於地府乃前生隱瞞阿姐錢一十萬故主者令我爲神以償此錢訖即生爲男子而獲壽今酬已足請置酒爲別乃盡見其形容質端媚言詞婉轉愍慇致謝嗚咽云珍重珍重遂不復見

林昌業

林昌業者漳浦人也博覽典籍精究衍數性高雅人不可干嘗爲泉州軍事衙推年七十餘退居本郡龍溪縣羊額山之陽鄉里宗敬之有良田數頃嘗欲春穀爲米載詣州貨之工力未集忽有一男子年可三十髭髯甚長來詣林林問何人但微笑唯唯不對林知其鬼物令家人食之致飽而去翌日忽聞舍下有舂穀聲視之乃昨日男子取穀舂

之林問無故辛苦而鬼亦笑不言復置豐饌飯蔬而已凡月餘鬾寂不輟鬼復自斗量得米五十餘石拜辭而去辛無一言不復再來矣

潘襲

潘襲爲建安令造一手力齋牒下鄉有所追攝手力新受事未嘗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門求宿其家惟一婦人應門云主人不在又將後居無暇延客也手力以道遠多虎苦求之婦人即召入門側席地而寢婦人結束箱篋什器之類達旦不寐手力向曉辭去行數里乃覺失所齋牒復返求之宿處乃一墳方見其家人改葬及開棺席下得一書即所失公牒也

胡澄

池陽人胡澄傭耕以自給妻卒官給棺以葬其平生服飾悉附棺中後數年澄偶至市見刓肆賣首飾者熟視之乃妻送葬物也問其人云一婦人寄於此約某日來取澄如期復往果見其妻取直而去澄因躡其後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葬時官給■具雖免暴骨然至今爲所司督責其直計無所出賣此以償之耳言訖不見澄遂爲僧焉

王樂

高郵縣醫士王樂鄉里推其長者恒往來廣陵城東每數月輒一直縣自念明日當赴縣今夕即欲出東水門夜泛小舟及明可至既而乃與親友飲於酒家不覺大醉誤出參佐門投一村舍宿向曉稍醒東壁有燈而不甚明仰視屋室知非常宿處因獨歎曰吾明日須至縣今在何處也久之乃聞其內蹤履聲有婦人隔壁問曰客將何之因起辭謝曰欲之高郵醉中誤至於是婦曰此非高郵道也吾使人奉送至城東無憂也乃有一村豎至隨之而行每歷艱險豎輒以手捧其足而過既曙至城東常宿其店告辭而去樂解其襦以贈之豎不

受固與之乃持去既而入店易衣又見其襦放在腰下即復詣宿處尋之但一古冢並無人家

鄭守澄

廣陵裨將鄭守澄新買一小婢旬日有夜扣門者曰君家納婢其名籍在此婢忽病遂卒死既而守澄亦病卒而弔客數人轉相牽著皆卒甲寅歲春也

劉隲

洪州高安人劉隲少遇亂有姊曰龔棹爲軍將孫金所虜有妹曰烏頭生十七年而卒卒後三歲孫金爲常州團練副使龔棹從其女君會葬於大將陳氏乃見烏頭在焉問其所從來云頃爲人所虜至潾州與劉翁媼爲女嫁得北來軍士任某任即陳所將卒也從陳至此爾因通信至其家隲時爲縣手力後數年因事至都遂往毗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謁孫金即詣任營中先遣小僕覘之方見灑掃庭內曰吾阿兄將至矣僕良久扣門問爲誰曰高安劉家使來乃曰非兄名隲多壽者乎旅日晚當至何爲遲也即日出營門迎之容貌如故相見悲泣了無小異頃之孫金遣其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撫敘良久烏頭曰今日乃得二兄來證我爲人向來恒爲諸兄輩呼我爲鬼也任亦言其舉止輕健女工敏速恒夜作至旦若有人爲同作者飲食必待冷而後食隲因密問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對曰兄無爲如此問我將不得相見矣隲乃不敢言久之任卒再適軍士羅氏李江州陳承昭爲高安制置使召隲問其事令發墓視之墓在米嵩無人省視數十年矣伐木開路而至見墓上有穴大如碗測其甚深衆懼不敢發相與退坐大樹下筆疏其事以白承昭是歲烏頭病隲往省之乃曰頃爲鄉人百十餘輩持刀仗劍幾中我面故我大責罵力拒之乃退坐大樹下作文書而去今至

舉身俱痛隱乃知恒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懼而疎之羅後移隸晉王城戍顯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羅陷沒不知所在時年六十二歲矣

舒州軍吏

王琪爲舒州刺史有軍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廣陵富家子居通津橋之西前生因欠君錢十萬今地府使我爲人償君此債爾因爲人占候禍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貧告琪爲一鎮將因問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諾吾將問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鎮君一字正方他不能識矣既而得雙港鎮將以爲其言無驗未及之任琪忽謂方曰適得軍牒軍中令一人來爲雙港鎮將吾今以爾爲皖口鎮竟如其言比歲餘鬼忽言曰吾還君債足告別而去遂寂然方後至廣陵訪得杜氏問其子弟云吾第二子頃忽病如癡人歲餘今愈矣

田頵

宣州節度田頵將作亂一日向暮有鳥出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狀自外飛入止戟門而不見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惟甲兵存焉頵賚以起事於明年

鍾傳

尚平王鍾傳在江西有衙門吏孔知讓新治第盡有一星隕於庭中知讓方甚惡之求典外戎以空其第歲餘御史中丞薛昭緯貶官至豫章傳取此第以居之後遂卒於是

頓金

袁州刺史頓金罷郡還都有人以紫襆包一物詣門遺之開視則白襯衫也遽追其人則亡矣其年金卒

宋氏

江西軍吏宋氏營市木至星子江見水濱人物諠

聚乃漁人得大黿黿兒宋屢顧宋卽以錢一千贖之放于江中後數年泊舟龍沙忽有一僕夫至云某長史奉召宋悅然不知何長史也旣往欵至一府官出迎與坐曰君尚相識耶宋思之實未嘗識又曰君亦記昔子江中放黿耶曰然我卽黿也頃嘗有罪帝命謫爲水族見困於漁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爲九江長予將有以奉報君之兒某者命當溺死名籍在是後數日烏山神將朝廬山使者行必以疾風雨君兒當以此時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當溺死但先期歲月間耳吾取以代之君兒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陳謝而出不覺已在舟次矣數日果有風濤之害死者甚衆宋氏之子竟免

史氏女

溧水五墟村人史氏女因時困倦偃息樹下見一物鱗角爪距可畏來據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鯉魚養於盆中數日益長乃置揆金瀕中頃之有人刈草誤斷其尾魚卽奮躍而去風雨隨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漸富其後女卒每寒食其魚輒從羣魚至一墓前至今每閏年一至爾有漁人李黑獺恒張網于江忽獲一嬰兒長可三尺爲網亂綖所縈涘旬不解有道士見之曰可取鐵汁灌之如其言遂解視嬰兒口鼻眉髮如畫而無耳口猶有酒氣衆懼復投于江而去矣

漁人

近有漁人泊舟馬當山下月明風細見一大黿出水直上山頂引首四望頃之江水中湧出一綠舟有十餘人會飲酒妓樂陳設甚盛獻壽久之上流有巨艦來下櫓聲振于坐中綠舟乃沒前之黿亦下未及死於岸側意者鬼神使此黿爲候望而不知巨艦之來故殛之

閻居敬

新安人閭居敬所居爲山水所侵恐後壞相移於戶外而寢夢一烏衣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於君何害而迫逐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寤不測其故爾夕三夢居敬曰豈吾亦當止此耶因命移牀乃牀脚壓一龜於戶限外放之而去

池州民

池州民楊氏以賣鮓爲業嘗烹鯉魚十枚令兒守之將熟忽聞釜中乞命者數四兒驚懼走告其親往視之釜中無復一魚求之不得昧年所蓄犬恒窺戶限下而吠數日其家人曰去年鯉魚得非在此耶即撤視之得龜十頭送之水中家亦無恙

李宗

李宗爲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於市忽踞地而坐不可推動不食不語者累日所有司以告宗命武士扶起掘其地得大龜長數尺送之江中其尼乃愈

漁人

瓜村有漁人妻得勞瘦疾轉相傳染死者數人或云取病者生釘棺中棄之其病可絕頃之其女病即生釘棺中流之於江至金山有漁人見而異之引之至岸開視之見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中多得鮮魚以食之久之病愈遂爲漁人之妻至今尚無恙

陳寨

陳寨者泉州晉江卒也善禁呪之術爲人活疾多効者瀆州逆旅蘇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療乃往請陳陳至蘇氏子見之執手大罵寨曰此疾入心疾乃增於堂中戒人無得窺視至夜乃取蘇氏子勞爲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爲犬食寨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定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被髮連叱其腹遂

合蘇氏子既寤但連呼遍舖遍舖家人莫之測乃
其日去家十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于道傍初
南中驛路二十里至一遍舖吏持符牒以次傳授
欲近前舖輒連呼以警之乃寤取驛吏之心而活
蘇氏蘇漢臣如故

稽神錄卷之三　終

陶俊

江南吉州刺史張雁卿有儀力曰陶俊性謹直嘗從軍征江西爲飛石所中因有腐足之疾恒扶杖而行張命守舟于廣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中避雨于酒肆同立者甚衆有二書生過於前獨顧俊相與言曰厥人好心宜爲療其疾即呼俊與藥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俊歸舟吞之良久覺腹中痛楚甚頃之痛止疾亦都瘥裸筒理衣尤覺輕捷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復還不以爲勞後訪二書生竟不復見

延陵村人妻

延陵靈寶觀道人謝及損近縣村人有喪婦者請及損爲齋婦死已半月矣忽聞推棺而呼衆皆驚走其夫開棺視之乃起坐見之能言云爲鄰姑所召去云我此無人使之執爨其居處甚閒潔但苦無人一日見溝中水甚清因取以釀饋姑見之大怒曰我不知爾不潔如是用爾何爲乃逐之使回走出門遂甦今尚無恙

趙某妻

丁亥歲浙西有與客吏趙某妻死未及旬將葬忽大叫而活云爲一吏所錯至鶴林門內有府署侍衛嚴整官吏諮及領囚集者甚衆吏持幾人至庭下堂上一緑衣一白衣偶坐緑衣謂吏曰汝誤非此人也急遣之白衣曰已追至此何用遣之緑衣不從相質食頃緑衣怒叱吏遣之吏時已疾趨出路經一橋戴日方修橋其板有釘吏持之走過釘傷足因痛失聲遂活視足果傷俄而隣婦遂卒不復甦矣

建業婦人

近歲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斛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衆行即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

常與姊奴輩分養鱉已獨頻年損耗竊以其奴竇藺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嘗露之乃可如負囊矣

廣陵男子

廣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毎見馬矢即取食自云常爲人飼馬懦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撿視見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烏梅餅以飼馬馬齒酸楚不能食竟致死亡後因患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

施汴

廬州營田吏施汴嘗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爲其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數寸既長稍斑駁不逾年成施汴字點畫無缺道士邵修點親見之

朱處源

婺源尉朱處源罷任方還家在豫章之豐城庭中地甚爽塏忽生蓮一枝其家駭懼多方以禳之蓮生不已乃築堤堰水以沼之遂成大池芰荷甚茂其年處源授南豐令後三歲入爲大理評事

僧十明

劉建封寓豫章僧十明與其徒奔分寧宿潛心僧院初夜見窓外有光視之見團火高廣數尺中有金車子與火俱行嘔軋有聲十明始懼其主人云見之數年矣每夜必出於西堂西北隅地中造堂數周復沒於此以其不爲禍福故無搜視之者

宜春人

天祐初有人游宜春之空宅中兵華之後井邑無復堂西屋梁上有小窓外隙荒數十畝日暮窓外有一物正方白下面上頃之仝破其窓其人引弓射之應弦而落時已夕不能仰視明旦尋之西百餘步有方杉木板帶一矢即昨所射也

朱從本

李遇爲宣武節度使軍政多大將朱從本其家殿中畜猴園人夜起秣馬見一物如狸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據地而食此猴見人乃棄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誅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軍城有變此物輒出出則滿城皆災田頵將敗出於街中巡夜者見之不敢逼旬月禍及

周本

信州刺史周本入覲揚都舍於邸第遇私諱日獨宿外齋張燈而寢未熟聞室中有聲劃然視之見大蠱冉冉而上直抵于屋良久乃下飛灰勃然明日滿室浮埃覆物亦無他怪

薛老峰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大峰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聞大風雨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峰倒立峰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亡

王慎辭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辭有別墅在廣陵城西慎辭嘗與親友宴遊於其上一日忽自愛其岡阜之勢歎曰我死必葬於此是夜村中聞犬吠或起視之見慎辭獨騎徘徊於此遍而視之遂不見自是夜夜恒至月餘慎辭卒兒葬其地

姚氏

東州靜海軍姚氏率其徒捕海魚以充歲貢時已將晚而得魚殊少方憂之忽獲綱中一人黑色舉身長毛拱手而立問之不應海師曰此所謂海人見必有災請殺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殺之不祥乃釋而視之曰爾能爲我致羣魚以免闔門誅之罪信爲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數十步而沒明日魚乃大獲倍於常歲矣

彭顒

宣州鹽鐵院官彭顒常病數月恍惚不樂每出外

廳觀見俳優樂工數十人長皆數寸金奏百戲並作朱紫炫目顧視之後時欣笑或憤懣然無如之何他人不見也顧後病愈亦不復見後十餘年乃卒

呂師造

呂師造爲池州刺史頗聚斂常嫁女於揚都資送甚厚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篠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狀若狂人來去奔走忽躍入舟中穿舟中過踐其所經火即大發復登後船火亦隨之凡所載之舟皆爲燔燼一老婢髮尺餘人與船了無所損失道士亦不復見

崔彥章

饒州刺史崔彥章送客于城東方讌忽有一小車其色如金高尺餘迴廊而行若有求覓至彥章因即絕倒攜與歸州而卒

潤州氣

戊子歲潤州有氣如虹五彩奪目有首如驢長數十丈環廳事而立行三周而滅占者曰廳中將有哭聲然非州府之咎也頃之其國太后殂發喪於此堂

黃極

甲午歲江西饋驛巡官黃極子婦生男子一首兩身相背四手四足連昌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日浮于水上南昌新義里地陷長數十步廣者數丈狹者七八尺其年節度使徐知詢卒

熊勛

軍吏熊勛家于建康長樂坡之東嘗日晚見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來相馳逐家人駭懼有親客壯勇開屋捕之得一乃被繒綵包一雞卵殼也剖而焚之臭聞數里其一走去不復來矣家亦無恙

王建封

江南軍使王建封驕恣奢僭築大第于淮之南眼日臨街坐窓下見一老嫗攜少女過于前衣服繼縷而姿色絕世建封呼問之云孤貧無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納爾女而給養以終身可乎嫗欣然建封即召入命取新衣二襲以衣之嫗及女始脫故衣皆化爲凝血于地旬月建封被誅

廣陵士人

廣陵有士人嘗張燈獨寢一夕中夜而坐忽有襲髻青衣女子姿質甚麗熟寐於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懼不敢近復寢如故向曉乃失門戶猶扃鐍後自是夜夜恒至有術士爲書符施其蓍中夜半寢以聞之果見自門而入徑詣蓍中解取符燈下視之微笑訖復爲置蓍中升牀而寢無懼後聞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訪之至暮登舟遂長往

途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時甚熱盡開船窓而寢中夜忽復見寐於牀後某即潛起急提其手足投之江中完然有聲因爾遂絕

黃仁滌

舒州司士參軍黃仁滌自言五十歲罷隴州汧陽主簿至鳳翔有文殊寺寺中有士偶數十軀忽自然搖動如醉人狀食頃不止傷觀者如堵官司禁止之至今未得其應驗

孫德遵

舒州都虞侯孫德遵其家寢室中鐵燈擎忽自搖動如人撼之至明日有婢偶至燈擎所忽爾仆地遂卒

朱盛文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潛於壺口伐木爲柵破一大木木中隸書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恩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入貢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

宇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關數乎吾以爲丙申之年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書置天字左右卽丙字也移四之外圍以十字貫之卽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信起并州如鴻之言

柳翁

天祐中饒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釣鄱陽江中不知其居處妻子亦不見其飲食凡水族之類與山川之深遠者無不周知之凡鄱人漁釣者咸諮訪而後行呂師造爲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則雨止役則晴或問柳翁翁曰此下龍穴也震動其土則龍不安而出穴龍出則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則霖雨方將爲患矣既深數丈果得大木長數丈交加構疊之累之數十重其下霧氣衝人不可入而其上木皆腥涎縈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致自是果霖雨爲患呂氏諸子將網魚於鄱陽江召問柳翁翁指南岸一處今日惟此處有魚然有一小龍在焉諸子不信網之果大獲舟中以瓦盆貯之中有一鱒魚長一二尺雙目精明有二長鬚繞盆而行羣魚皆翼從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終

李禪

李禪楚州刺史承嗣小子也居廣陵宣平里大第晝日寢庭前忽有白蝙蝠繞庭而飛家僮輩竟以帚撲皆不能中久之飛出院門撲之亦不中及飛出至外門之外遂不見其年禪妻卒輛車出入之路卽白蝙蝠飛翔之所也

蚘瘡

天祐中浙西重建慈和寺畫地既畢每爲蚘蚘穿穴執事者患之有一僧數以石灰覆之曰是得定而殺蚘蚘無數填之其僧病舉身皆瘁曰須得長指爪者搔之以至成瘡瘡中輒得死蚘蚘一條殆數百千條肉盡至骨而死

蜂餘

廬陵有人應舉行遇夜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見客曰吾舍窄人多客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餘間但窄小甚久之告饑翁曰吾家貧所食惟野菜耳即以設客食之甚甘美與常菜殊及就寢惟聞訌訌之聲既曉而寤身臥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嘗患風因而遂愈蓋食蜂之餘爾

熊廼

信州有板山川谷深遠采板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廼嘗與其徒入山伐木其弟從西追之日暮不及其兄忽見中有道士自東來傳呼甚厲廼弟恐懼伏於草間俄而旌幟戈甲絡繹而至道旁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輒爲所戮至軍中有一人若大將者西馳至度其尚遠乃敢起行迫曉方見其兄具道所見衆皆曰非巡邏之所而四去溪灘險絕往無所詣安得有此人即共尋之可十餘里隔溪猶見旌旗紛若布圍畋獵之狀其徒有勇者遙叱之忽無所見就視之人皆樹葉馬皆大蟻取而碎之皆有血云貯在庭中以火燒之少時蕩盡衆口所興廼亦尋患足腫瘍於瓮其酸不可忍旬月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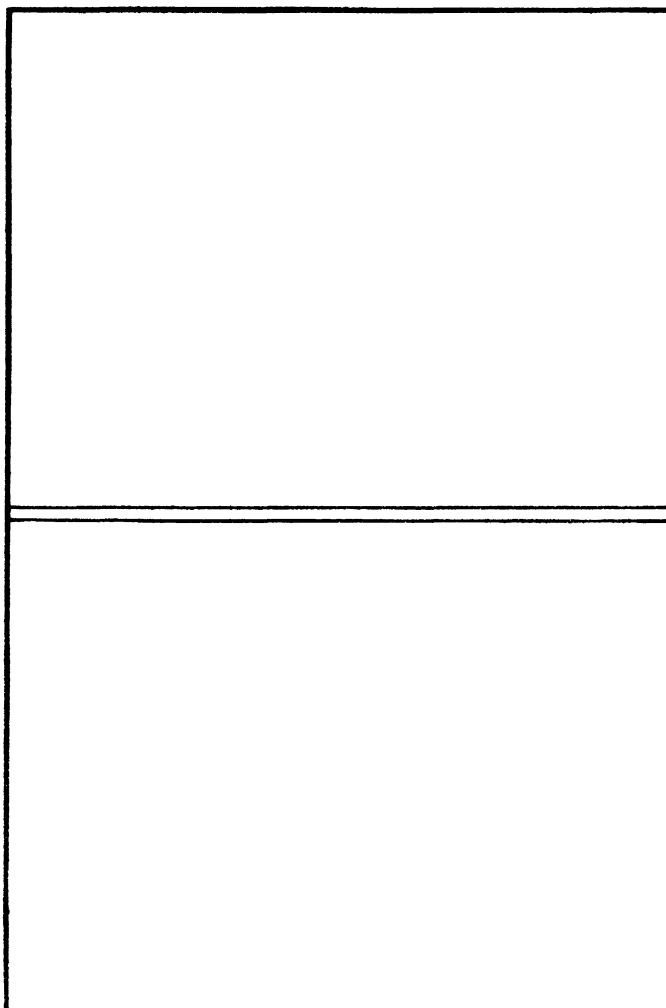
劉威

丁卯歲盧州刺史劉威移鎮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虞候申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捕之不獲或射之噎就視之乃棺材板腐木敗帚之類郡人愈恐數月除張宗爲盧州刺史火災乃止

馬希範

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畢忽缺載字長十丈餘無頭尾首足狀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沒出入俱無蹤迹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遂亡

稽神錄卷之四　終



稽神錄卷之五

桂從義

池陽建德縣吏桂從義家人入山伐木常於所行山路有一石崩倒就視之有一室內有金漆柏牀六張妓薦芒簟皆新金銀積疊其人坐牀上良久因揭簟下見一角柄小刀取內懷中而出恐崩石塞之以物爲記歸呼家人共取及至則石壁如故了無所覩

金精山木鶴

處州處化縣金精山昔長沙王吳芮時女張麗英飛升之所道館在焉巖高數百尺有二木鶴二女仙乘之鐵鏁懸於巖下非傍道所至不知其所從其二鶴喙隨四時而轉初不差戚順義道中百勝軍小將陳師槩者能卷簟爲井躍而出入嘗與鄉里女子遇於巖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鶴姻卽成師槩一發而中臂卽無力歸而病臥如夢夢見二女道士繞牀而行舞過輒以手拂師槩之目數四而去竟致失明而卒所射之鶴自爾不復轉其一猶轉如故辛酉歲其女子猶在師槩之子孫至今猶爲軍士

廣陵人賣餅

有賣餅王老無妻獨與一女居王老晝日自賣餅所歸家見其女與他少年共寢於北戶下王老怒持刀逐之少年躍足得免王老怒甚遂殺其女而少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滿身吏呵問之不知所對拘之次還王老之居鄉伍方按驗其事王老見而識之遂抵其罪

桃林禾稼

閩王初知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啓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咸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知充晉安盡有閩越之地六十年至其

子延義立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未已收襲稊梗在邇及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其年延義爲左右所殺王氏遂滅

王延政

王延政爲建州節度延平村人夜夢人告之曰與汝富且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終無所得其夕復夢如前村人曰且已入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入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之地獨明淨試掘之得赤土如丹既無他物則負之歸以飾墻壁嫵然可愛人聞爭競以善價從此入求市延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室署其人以牙門之職數年建州亦敗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巖石之下藤蘿甚密中有一女冠姿色絕世閉目端坐衣帔皆如新近觀之不能測或爲整其冠髻即應手腐壞衆懼散去復尋之不能得見

法曹吏

廬州有法曹吏嘗劾一僧曲致其死其獄上州案入其妻女在家方紉經於西牕下忽有二青衣者手執大書自厨中出隔牕謂其妻曰語爾夫何故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怪流汗久之乃走出視其門扃閉固如舊吏歸其言之吏甚惡明日將編取其案已不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塗百計禳謝月餘竟死

劉存

劉存爲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爲團練判官甚可信任後爲左右所譖因其罪下獄白使府請殺之吳帥知其冤使執送揚都存遂縊之於獄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夢霍素服自訟命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罪得雪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霍表兄馬鄴爲黃州刺史有夜扣齋安城門

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與使君借馬守
陴者以告鄱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寧
無禍乎因畫馬數匹焚之以祭數日存敗績死之

袁州錄事

袁州錄事參軍王某嘗以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
盜罪明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宣赦罷歸至新喻邑
邑客馮氏具卮酒請王明日當往晚止僧院乃見
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逆王命而
殺我我今得請於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
亦可言訖乃沒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其他
明日方飲暴卒

劉璠

軍將劉璠性强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
嫌之誣其謀叛詔殺於海陵市璠將死謂監刑者
曰與我白諸妻兒多置紙筆於棺中予將訟之後
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灘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
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
謂左右曰爾誠此聲否即劉璠也命以酒食祭之
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黧面後
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爲仁規所說
其人乃撫膺歎曰吾君必死此人即劉璠也其日
中使至遂縊於獄中矣

吳景

浙西軍按吳景者辛酉歲設齋於石頭城僧院其
夕既陳設忽聞婦女哭聲甚哀初遠漸近俄在齋
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頃歲從軍克豫章獲一
婦人殊有姿色未幾其夫求贖將軍令嚴肅不可
相容景即殺之後甚以爲恨今之設齋正爲是也
即與僧俱往乃見婦人在焉僧爲之祈告婦人曰
我從吳景索命不知其他遠前逐之景急走上佛
殿大呼曰我還爾命於是顛仆而卒

周寶

卓寶爲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冢棺槨將腐發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鉛粉衣服皆不敗掌墓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此當是嘗餌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即命改葬之其輀聲樂以送寶與僚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輀車之上衆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于紫雲之上冉冉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

陳師

隋章逆旅梅氏頗濟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恒有一道士衣服藍縷來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明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七筋君亦宜來會可於天寶洞前訪陳師也梅許之道士持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詣洞前問其村人莫知其處久之將回偶得一小徑甚明靜試尋之果得一院有青衣童應門問之乃陳之居也既入見道士衣冠華潔延與之坐命具食頃之食至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食良久又進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食道士歎息命取昨所得碗贈客視之乃金碗也謂梅曰子善人也雖然不得仙千歲人參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曰此而後不可復繼見矣

陳金

陳金者少爲軍士隸江西節度使劉信圍虔州金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冢開棺見白髯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羅衣衣皆如新開棺時即有白氣衝天墓中有非常香馥金獨視棺蓋上有物如粉微作硫黃氣金素聞棺中硫黃爲藥成仙即以衣襟掬取懷歸墓中無他珍寶即其掩之而出既至營中營中人皆驚云今日那得香氣全如硫黃之異且輒汲水浸食至盡城平入舍寺僧偶與寺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遠祖也子孫相傳其祖好道有異人數餌硫黃云數盡當死死後三百年墓開

當卽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卽相與復視之棺中空惟衣裳尚存如蟬蛻之狀金自是無病今爲淸海軍小將年七十餘矣形體枯瘦輕健如故

沈彬

吳興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歸高安恒以焚修服餌爲事嘗遊都下洞觀忽聞空中樂聲仰視雲表見仙女數十冉冉而下往之觀中徧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旣去入殿視之几案上皆有道香彬悉取置鑪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見神仙而不能禮謁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無分歟初彬恒誡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死卽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磚壙製造甚精磚上皆作吳興字彬年八十餘卒其後豫章有漁人投生米於潭中捕魚不覺行遠忽入一石門煥然明朗行數百步見一白髮翁諦視之頗類彬謂漁人曰此非爾所宜來速出猶可漁人遽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卽西山天寶洞之南門也

梅眞君

次陰人崔景唐家甚富嘗有道士自言姓梅來訪崔崔客之數月景唐市得玉業將之壽春以獻節度使高審思謂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將詣壽春旬月而還使爾姪輩奉事無所疑也梅曰吾乃壽春人也將訪一親知已將還矣君其先往也久居於此恐有以奉報君家有水銀乎曰有卽以十兩奉之梅乃置囊中以水鍊之少久卽成白銀矣因以與景唐曰以此爲路糧君至壽春可於城東訪吾家也卽與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壽春卽詣城東訪梅氏數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無梅家亦無爲道士者惟淮南岳廟中有梅眞君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訪之果梅眞君矣自後竟不敢復遇

康氏

偶吳楊行密初定揚州遠方居人稀少煙火不接有康氏者以傭賃爲業僦一室于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夕生一子方席藁忽有一異人赤面朱衣冠據門而坐妻驚怖久之乃走如舍西訶然有聲康適歸欲至家而路左忽有錢五千羊半腔樽酒在焉伺之久無行人因持之歸妻亦告其所見即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仆於草間亦曳之歸因烹羊飲酒得以周給自是出入獲富日以利贍而金人留爲家寶所生子名曰平平及長遂富人有李溥者爲江都令行縣至新寧鄉見大家即平平家也其父老爲李言如此

豫章人

天復中豫章有人治舍掘地得一木匱發之得金人十二軀各長數十皆古衣冠首戴十二辰屬鐫刻精妙殆非人功其家寶祠之因攜到金福時兵革未定遂爲戍將劫之後不知所終

陳濬

江南陳濬尚書自言其諸父在鄉里好爲詩里人謂之陳白舍人比之樂天也性疎簡喜賓客嘗有二道士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舍舍之廳事夜分聞二客牀壞訇然有聲久之若無人者秉燭視之見白衣人臥于壁乃銀人也黃衣人不復見矣自是豐富

建安村人

建安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城市經過舍南大塚塚旁恒有一黃衣人與之較力爲戲其主因歸遲將責之奴以實告往覘之信然一日挾槍而往伏於草間小奴至黃衣兒復出即起擊之應手而仆乃金兒也因持而歸家遂殷富

蔡彥卿

廣州軍吏蔡彥卿爲拓阜鎮將暑夜坐鎮門外納涼忽見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婦人獨舞就視即滅

明夜彥卿扶杖先往伏於草間久之婦人復出而舞即擊之墜地乃白金一餅復掘地獲銀數千兩遂致富裕云

岑氏

臨川人岑氏嘗遊山溪水中見二白石大如蓮實自相馳逐捕而獲之歸置巾箱中其夕夢二白衣美女自言姊妹來侍左右既寤益知二石之異也恒結於衣帶中後至譙章有波斯國人邀而問之君有寶耶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欲以三萬爲價得之岑雖寶藏而實無用得錢甚喜因以與之胡謝而去岑氏因此而贍但恨不能問其名與所用云

建州村人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來建溪中賣薪爲業嘗泊舟登岸將伐薪忽見山上有數百錢流下稍上尋之累獲數十未及小半有大樹下一甕高五六尺錢滿其中而甕小欹故錢流出於是推而正之以石支之納衣襟得五百而歸盡率其家人復往盡取既至得舊路見大樹而亡其甕村人徘徊數日不能去夜夢人告之曰此錢有主向爲甕欹以五百顧而正之不可再得也

徐仲寶

徐仲寶者長沙人所居道南有大枯樹合抱無數有僕夫灑掃其下沙中獲錢百餘以告仲寶仲寶自往亦獲數百日爾每需錢即往掃其下必有所得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仲寶後至揚都選授舒城令赴日與家人共坐地中忽有白氣甚動烈斜飛向外而去中若有物其妻以手攫之得一玉蛺蝶製作精妙人莫能測後爲樂平令家人復於廚厨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即率人掘之深數尺有一白雀飛出止於庭樹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乃去不知所之

邢氏

建業有庫子姓邢家貧聚錢滿二千輒病或失去其妻竊聚錢埋於地中一日忽聞有聲如蟲飛自地出穿窻戶而去有觸墻壁墮地者明旦視之皆錢也其妻乃告邢使埋痤之再視則皆亡矣邢得一自然石龜其狀如眞置庭中石榴樹下或見之曰此寶物也因裝置巾箱中自爾稍稍充足後頗富饒矣

林氏

汀州有林氏其先嘗爲郡守罷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爲禍於此速止林氏之禍也應聲而止所收已鉅萬至今爲富人云

曹眞

壽春人曹眞出行野外忽見坡下有數千錢自遠而來飛聲如鈴眞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掬之可得數十而已又舒州桐城縣饒港戍有因風卷錢經市而過市人隨攫其錢以衣襟貯之風入石城刺棘中人不能入而止所得錢歸家視之與常錢無異而皆言亡八九矣

破木有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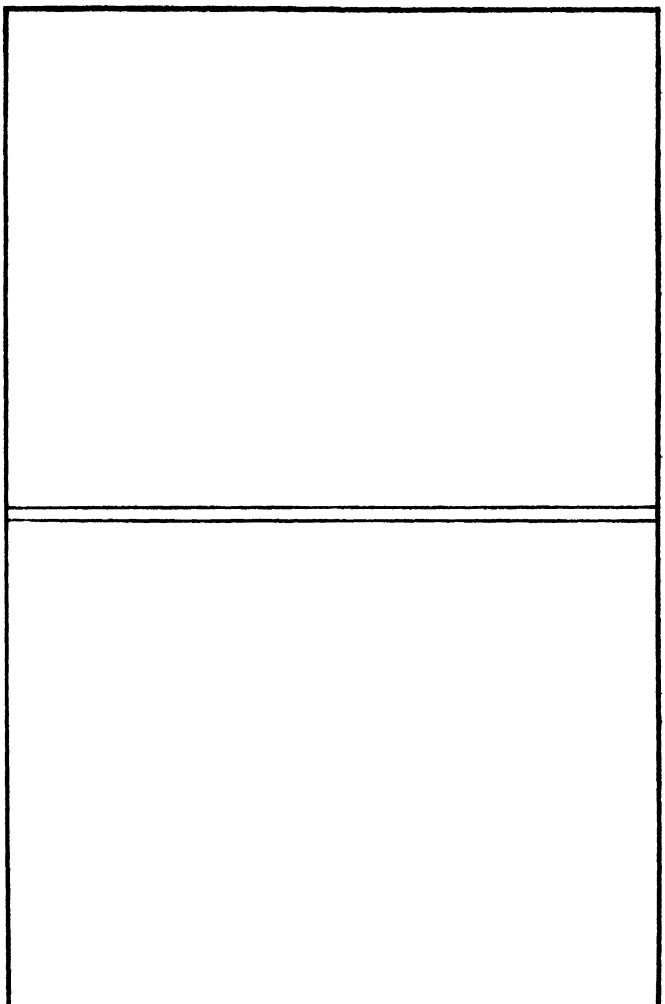
建康有木工破木木中有肉五斤許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窮究者矣

登第皂莢

泉州文宣王廟庭宇嚴峻學校之盛于藩府庭中有皂莢樹每州人將登第即生一莢以爲常矣梁貞明中忽然生二莢有半　莫論其意乃其年州人陳逖進士及第黃仁棘學究及第仁棘恥之復應進士舉至同光中舊生半莢之後復生全莢其年仁棘及第後數年廟爲火焚其年自稱尊號不復生莢遂至今矣

張懷武

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忽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嘗爲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爲靈官既寤起視壁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遊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稗將某之長吏也頃甲辰年大饑閭豫章獨稔即與一他將各帥其屬奔豫章既即路兩軍稍不相能比至武昌釁隙大作赴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攜劍上戍樓雲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強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爲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爲汝等死兩軍爲一無徒召難矣遂自刎於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死義之士故以告人乎



稽神錄卷之六

李攻

天祐初舒州有倉官李攻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爲人言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顥專廢立之權威震中外攻時宿於潛山司命真君廟翌日與道士崔綽然數人將入城去廟數里忽止同行於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綽然曰復見鬼耶曰向見一人怪楷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向廟而去是必爲真君考召也雖意氣尚在已不自免矣或問爲誰久之乃肯言曰張顥也聞者皆懼共祕之不旬月而聞顥誅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於寺中既罷攻復謂綽然曰向坐中有客爲二吏固縛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則圖練巡官陳絳也不數月絳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皆親見之

趙瑜瑜

明經趙瑜舂人累舉不第困危甚矣因游太山祈死於嶽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一廳事簾中有人云所重者生君何爲求死對曰瑜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處埋死貧病無復生意故祈死耳良久聞簾中檢閱簿書既而言曰君命生至薄名與祿仕皆無分今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給足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至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乃書巴豆九方於其上與人間之方正同瑜遂稱前長水令賣藥於夷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尚如新折者

袁州老父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爲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設食甚豐偏及從者老父侍食於前因忽長

吏朝使行縣當有頓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覺之謂曰君疑我我不能復爲君隱仰山神也父陳然再拜曰仰山日獻於祭祀祭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若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爾食訖辭讓而去遂不見

朱廷禹

江南內臣朱廷禹言其所親泛海遇風舟將覆者數矣海師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載棄之水中物將盡有一黃衣婦人容色絕世乘舟而來四青衣卒刺船皆朱髮豕牙貌甚可畏婦人徑上船問有好髮髮可以見與其人怵怖不復記但云物已盡矣婦人云在船後掛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鳥爪也持髮而去舟乃達口廷禹又言其所親自江西如廣陵攜一十歲兒行至馬當泊舟登岸晚望及還船失其兒徧尋之得於茂林中已如癡矣翌日乃能言云爲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長嘯有山禽數十百隻應聲而至彩毛怪異人莫能識自爾東下時時吹嘯衆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復入博訪醫巫治之積久愈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時游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云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疙疾不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惟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坐久乃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惟二卒在焉某即强起問之答此某將軍也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因而復臥及覺已日出不復見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輕健若無疾者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

處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回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

司馬正彝

司馬正彝者始爲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遠而飢渴甚意頗憂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數間獨一婦人迎客爲設飲食甚豐潔正彝謝之婦人云至都有好粉燕支宜以爲惠正彝許諾至建業遇其所知往溧水因以粉燕支託遺其婦具告其處既至不復見店有一神女廟因置所遺而去正彝後爲溧水令傳云往往有遇者不知其詳

劉宣

戊寅歲吳帥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徧問死者至宣乃扶起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賊退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作事少偏十餘年而卒

黃魯

徐三誨爲撫州隸事參軍其下幹力黃魯者部之俚人年少頗白皆有父母在鄉中數月一告歸歸旬日復來一旦歸月餘不去三誨遣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久不歸矣於是散尋之又月餘乃見在深山中黃衣屣履挾彈而游與他少年數人皆衣服相同捕之不獲魯家富乃召募伏於草間以伺三數日果擒之而諸少年皆走歸問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納我爲壻他無所言留數日復失去又於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後一日竟去遂不復見尋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臨川人採石之所益石之神也

張鋌

張鋌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爲彭澤令使至縣宅堂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烏鳶野禽群巢其

上糞穢積于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嫌大惡之使巫祝于神曰所爲土地之神當潔清縣署以奉居人奈何使腥穢如是耶爾二日中當盡逐衆禽不然吾將焚廟而伐樹矣居二日有數大鴉奮擊而至盡壞羣巢又一日大雨糞穢皆淨自此宅居清潔矣

濤陽縣吏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修廬山使者廻濤陽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畫工俱往畫工負荷舟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衣帶授地畫工以吏爲醉而墮之須吏復蘇衣棄帽北至山中始至裸身近嗣澗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韋蔽膝吏至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誰能得會竟掩之坐於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競往視之卒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閱其出納之籍則已乾沒過半進士謝岳見之

朱元吉

烏江縣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風回行者數舟皆沒某既溺不復見水道路如人間其人驅之東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大府署門外堆壞船板木如丘陵復有諸人運瀕者財物入庫中甚多入門堂上有官人徧召溺者閱籍審之至某獨曰此人不合來可令送歸吏即引去復至舟所舟中財物亦皆還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沙岸上矣舉船儼然亦無霑溼

酤酒王氏

建康江寧縣廨之後有酤酒王氏以平直稱癸卯歲二月既望夜店人將閉外戶忽有朱衣數人僕甚盛奄至戶前叱曰開門吾將暫憩於此店人奔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則已入坐矣主人因設酒食甚備又犒諸從者客甚謝焉頃之有僕夫執細繩

百千文又一人執槭栈數百枚前白請布圍紫衣可之即出以栈釘地繫繩其上圍坊曲人家使徧良久曰事訖紫衣起至戶外從者白此店亦在圍中矣紫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空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耳何爲不可即命移栈出店於圍外頓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倏忽不見頓視繩栈已亡矣俄而巡使歐陽進還夜至店前使問何故深夜開門又不滅燈燭何也主人具告所見進不信執之下獄將以妖言罪之居二日江寧大火朱雀橋西至鳳臺山居人焚之殆盡此店四隣皆爲煨燼而王氏獨免

鮑回

鮑回者嘗入深山捕獵見一少年裸臥大樹下毛髮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殺我富貴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殺之無何回卒

黎山廟

建州黎山廟土人云故相李迥之廟迥貶爲建州刺史後卒于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迥乘白馬入黎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攜劍禱于黎山廟且曰某願以此劍手殺十人其夕夢神謂已曰人不當發惡願祐汝使汝不死於人之手既戰敗績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劍自刎而死

吳延珞

廣陵有倉官吳延珞者其弟既冠將爲求婦隣有孀嫗素受吳氏之命一日有人詣門云張司空家使召嫗之而去在正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嫗云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公沒於臨安之戰故少人知者久之其家陳設炳煥如王公家見一老姥云是縣君及坐頃之其女亦出姥謂嫗曰聞君

爲吳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嫗曰吳氏小虔貧家豈當與貴人爲婚耶女因自言曰兒以母老無兄弟家業既大事託善人聞吳氏子孝謹可事豈求高門耶嫗曰諾將聞之歸以告延珣異之未敢言數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隣嫗之室乃張氏女與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珣之妻即席具酒食其豐皆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議婚事珣妻內愧之此女雖極端麗然可年三十餘其小郎年却少未必歡也其女即言曰夫妻皆係前定義合豈當嫌老少耶珣妻聳然不敢復言女即出紅白羅二匹曰以此爲禮其他贈遺甚多至暮遊隣嫗俱歸其家留數宿謂嫗曰吾家至富人不知爾他日皆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厨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厨實以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即命掘之深尺餘即見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鬣白馬傍有一豕曰此皆禮物也廳之西復有廣廈百工製作畢備曰此亦造禮物也至夜就寢聞豕有被驚聲呼諸嫗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爲蛇所噬也嫗曰蛇豈食猪者耶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蛇自地出縈繞其豕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與嫗訣忽召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嫗曰吾有故近出少選當還即與青衣凌虛而去嫗大驚其母曰吾女暫之天上會計且坐無苦也少頃乃見自外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媒嫗在此固辭得還嫗回益駭異而不敢言又月餘復召嫗去縣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同嫗至葬葬於楊子縣北徐氏村中盡室往會徐氏有女可十餘歲張氏撫之曰此女相當爲淮北一武將之妻善視之既葬復厚贈嫗舉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事亦竟不成嫗歸訪其故居但里舍數間問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傳云張司空之居竟不得其處後十年廣陵亂妖吳氏之弟歸于建業亦竟無恙

貝稽

義興人貝稽爲邑之鄉胥乾寧甲寅歲十月宿於芟漬別業夜分忽聞扣門者人馬之聲甚衆出視之見一人綠衣秉簡西面而立從者百餘稽躡衣出迎自通曰某姓周殷名即延入坐問以來意曰余身爲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君爲北曹判官爾稽初甚驚■徐謂曰此乃陰府要職何易及■君何辭也俄有從者持牀褥食案帷幕陳設畢置酒食對飲良久一吏趨入白判官至復有一綠衣秉簡二從者捧箱隨之箱中亦綠衣殷揖稽曰命賜君兼同奉召即以綠裘爲稽衣之就坐共飲將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即與偕行稽曰此去家不遠暫歸告別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縱復歸安得與家人相接耶乃出門與周殷各乘一馬其疾如風行水上至暮宿一村居店中具酒食而無居人雖設燈燭如隔帷幔去已行二十餘里矣向曉復行久之至一城門衛嚴峻周殷先入復出召稽凡經三門左右吏卒皆趨拜復入一門正北大殿垂簾稽趨走參謁一同人間既出周殷謂稽曰此曹闕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須整葺君可暫止吾家也即自殿門東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稽於東廳頃之有同官可三十餘人皆來造請慶賀遂置燕讌羅辭臥至晚徧詣諸官曹報謝復有朱衣吏以至命致泉帛車馬廩餼甚豐備翌日周謂稽曰可視事矣又相與向王殿之東北有大宅陳設甚嚴止稽於中有典吏可八十餘人參請給使廳之南空屋殿十間即曹局簿書充積其內廳之北別室兩間有几案及有書厨皆寶玉飾之周以金鑰授稽曰此厨簿書最爲秘書管鑰恒當自掌勿輕委人也周既去稽開視之書冊積疊皆方尺餘首取一冊金題其上作陝州字其中字甚細密諦視之乃可見皆世人之名簿也稽欲知其家事復開一厨乃得

常州簿閥其家籍見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墨鉤之至晚周般判官復至曰王以君世壽未盡遣暫還壽盡當復居此職禧即以金鑰還授於周禧始閱簿時盡記其家人及已禍福壽夭之事將歸昏然盡亡矣頃之官吏俱至告別周般二人送之歸翌日夜乃至荻濱村中入室見已臥于牀上周般與禧各視寢俄而驚悟日正午時問其左右云死殆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即愈一如常人亦無小異又四十餘年乃卒

支戩

江左有支戩者餘干人世爲小吏至戩獨好學爲文窮自稱秀才會正月望夜時俗取飯其衣之衣服揮簪爲背使畫盤粉以卜戩家爲之其時戩視曰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缺）乃畫作五十餘他人籍不可記惟記其友人鄭元樞貧賤無官二年四十八元樞後居浙西廉使徐知誥宿禮之辟爲於執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實年四十八戩後爲金陵觀察判官撿校司空但以此事話於親友竟卒於任年五十一

食黃精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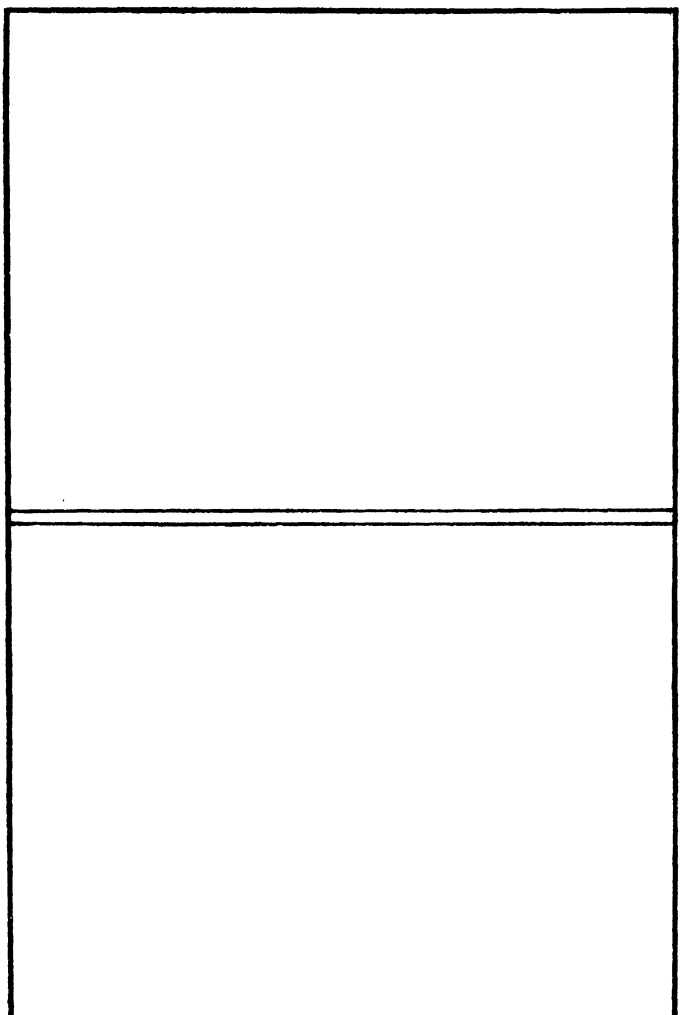
臨川有士人唐遇虔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糧盡飢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即拔取濯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是恬食久之遂不飢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爲虎而懼因得念上樹杪乃生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樹杪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輒飄然而去或自一峰之一峰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即以網三面圍之俄而騰上山頂其主亦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illegible]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其味令甚香美投其往來之路觀其食否果如其言常來就

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獨所噉其遺其故問其所食草之形狀即黃精也復使尋之遂不能得其婢數年亦卒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蕈有黃如蕈者尤爲美味有民家治食烹此蕈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廚屋施尾者下視無人惟釜中煮物以盆覆之俄有一小鬼倮身繞釜而走倏忽投于釜中頃之主人設蕈工人獨不食亦不言其故既暮其食蕈者皆卒

稽神錄卷之六終



龍昌裔　李生
徐明府　華陰店嫗
劉處士　張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敎坊樂人子　薛舜卿
盧延貴　杜尊賓
建州往僧

稽神錄拾遺

龍昌裔

戊子歲旱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糴既而米價稍賤昌裔乃爲文禱神岡廟祈更一月不雨祠訖還至路憩亭中俄有黑雲一朵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髻中得書一紙則禱廟之文也昌裔有孫聘應童子舉鄉人以其事訴之不獲送考

李生

中和末有明經李生應舉如長安途遇一道士同行宿數日言意相孚入關相別因言黃白之術道士曰點化之事神仙小術也但世人多貪將以濟其後故仙道祕之夫至道不煩仙方簡易今人或貴重其藥艱難其事皆非也吾觀子性靜而寡慾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可以濟之絕而已如遂能不仕亦當不匱衣食如得祿則勿復爲如爲之則貪也仙道所不許也因手疏方授之而別常採草數種而已舁遇乏絕依方爲之無不成者後及第歷州縣官時時爲之所得轉少及爲南昌令復爲之絕不成矣從子智修爲沁門李以數九與之智修後游鍾離止資藥燒銀得二十兩以易衣時劉仁規爲刺史方好其事爲人所告遞而獲免

徐明府

金鄉徐明府者因而有道術莫能測河南劉崇遠崇龜從弟也有妹爲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勢瘦甚且死其姊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姊衣中遂不見病者死姊亦病俄皆劉氏舉院皆病病者輒死劉氏既亟崇遠求於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糊一疋吾爲爾療之如言送絹訖翌日劉氏舉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編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寤遂輕爽能食異於常日頃之徐封絹而至日置絹廳

下寢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神其絹乃畫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華陰店嫗

楊彥伯廬陵新淦人也童子科及第天福辛酉歲赴選至華陰舍於逆旅時京國多難朝無親識選事不能如意亦甚憂悶會豫章郎吏姓楊鄉里舊知同宿於是因敘已云凡行旅至此未嘗不禱於天必獲夢寐之報緘無夢則此店之嫗亦能知方來事苟獲一言亦可矣彥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爾夕竟無夢既曙店嫗方迎送他客又無所言彥伯愈快快將行忽失所著鞋詰責僮僕甚喧既即路嫗乃從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彥伯因具道其事嫗曰噫此即神告也夫將行而失其鞋則是事皆不諧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國將有亂當不可復入君當百般備歷然足爲憂也子之爵祿皆在江淮官當至門下侍郎彥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門下侍郎遂行至長安適會大駕西幸隨至岐隴梁寇圍城彥伯辛苦備至駕既出城彥伯逃還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攝縣邑僞吳平江西復見選用登朝至戶部侍郎會臨軒策命齊王彥伯攝爲門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嫗之言大不悅數月遂卒

劉處士

張易在洛陽遇處士劉某頗有奇術易恒與之遊嘗賣藥於市市中人負其直劉從易往訴之市人既不酬直又大罵劉劉歸謂易曰彼愚人不識理於是吾當小懲之不爾必將爲土地神靈之所罹也既夜滅燭就寢積薪熾燒藥易寐未熟暗中見一神就火吹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迫曙不復見易後求其間問市人云一夕夢人召去云通使吹火氣迫不續既寤唇腫氣乏旬日乃愈劉恒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禮會與梁太祖食思

魚鱠全義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劉公使掘小坎汲水滿之垂鉤良久即獲魚數頭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繫於獄翌日將殺之其夕亡去劉友人爲登封令其日至縣謂令曰吾有難從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

張武

張武者始爲廬中一鎭副將頗以拯濟行旅爲事嘗有老僧過其所武謂之曰師年老前店尚遠今夕止吾廬中可乎僧忻然其鎭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間諜如林知此僧爲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已置師行又日晚但宿無苦也武室中惟有一牀即以奉其僧已即席地而寢盥濯之備皆自具爲夜數起視之至五更僧乃起而歎息謂武曰少年能如是耶吾有藥贈子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壽善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今爲常州團練副使有識者計其年已百歲常自稱七十輕健如故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陳某壬子歲遊海陵宿於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單薄欲與同寢而嫌其垢弊乃曰雪寒如此何以過夜答曰但臥無以見愛既皆就寢陳竊視之見懷中出三角碎瓦數片鐵條貫之燒於燈上俄而火熾一室皆煖陳去衣被乃得寢未明而行竟不復見也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從來恒賣皂莢百莖於市其莢豐大有異於常者日獲百錢輒飲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與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窺之方見鋤治牀前數尺之地甚熟既而出皂莢實數枚種之少頃即生時窺之轉復滋長向曉則已垂實矣即自採擬伐去其樹剉而焚之及明攜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

牧坊樂人子

牧坊樂人某有兒年十餘歲恒病黃瘦尤甚忽遇道士於路謂之曰汝病食癥耳吾能瘳之因袖中出藥數丸使吞之既而復視袖中曰訝賺矣此辟穀藥也自此當不食然病亦瘳矣爾必欲食當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復以食癥藥遺爾也遂去兒歸三日病愈然其父母恒以不食爲憂竟遍使餌木耳遂飲啖如故矣已而自悔曰我餌仙藥而不自知道士許我復送藥來會當再見乎因白父母求徧歷名山尋訪道士母不許其父許之曰使兒病不愈今亦死矣既志堅如此或當有分也遂遣之今不知所在

蔣舜卿

光州撿曰官蔣舜卿行山中見一人方採林檎以二枚與之食因爾不飢家人以爲不得食不治將病求醫甚切而不能愈後聞壽春有人善醫令往訪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村店有老父問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無煩遠行也出藥方寸匕使服之吐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食如常既歸他日訪之店與老父俱不見矣

盧延貴

盧延貴者爲宣州安仁場官赴職中途阻風泊舟江次數日因登岸閒步不覺行遠遙窺大樹下若有屋室稍近見室中一物若人若獸見人即行起而來逐延貴懼而却走此物連呼無懼吾乃人也即往就之狀貌奇怪裸袒而通身有毛長數寸自言我商賈也頃歲漂舟至此遇風舉家沒溺而身獨得就岸數日食草根飲澗水因得不死歲餘身乃生毛角不飲不食自傷孤獨無復世念結廬於此千餘年矣因問獨居於此得無虎豹之害答曰吾已能騰空上下虎豹無奈何也延貴留久之又問有所需乎對曰亦有之每浴於溪中恒患身不

速乾得數尺布爲巾乃佳也又得一小刀以割藥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貴延之過船固不肯乃送巾與刀而去罷任復尋之遂[redacted]失路後復有遇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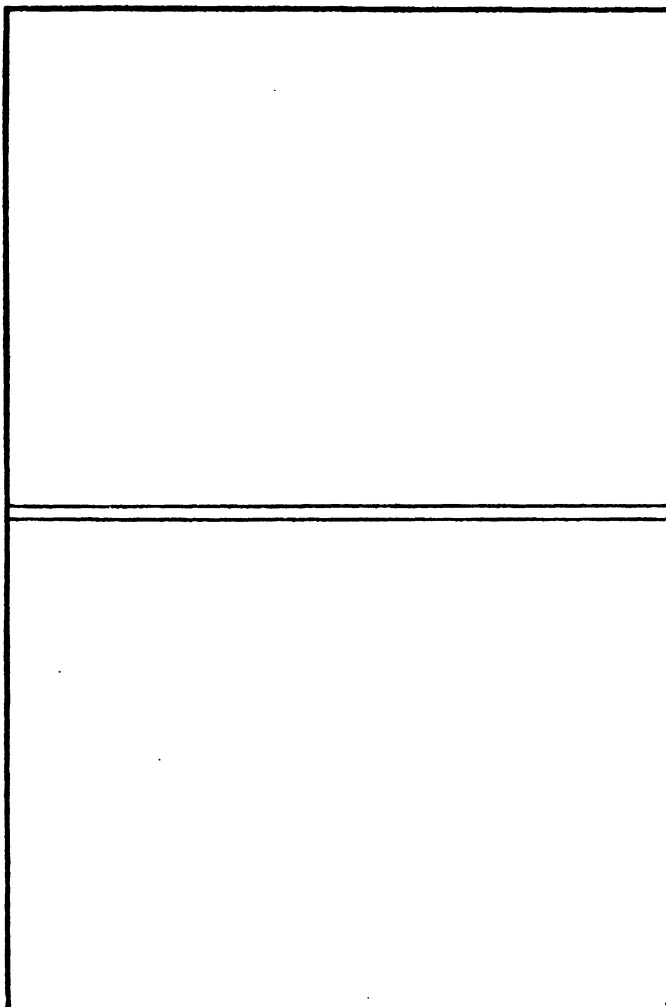
杜魯賓

建康人杜魯賓以賣藥爲事嘗有客自稱豫章人恒來市藥未嘗還直魯賓善待之一日復至市藥甚多曰吾欠君藥錢多矣今更從君求此吾將還西大市服术此及再求足以幷酬君矣杜許之既去久之乃還贈杜山木棒十條委之而去莫知所之杜得之不以介意轉遺親友所存三條偶命工人剖之其中得小鐵杵二具焉可五六寸舊有八足問作獸頭製作精巧不類人力杜亦凡人不知所用竟爲人取去今失所在杜又嘗治舍有賣上者自言金壇縣人來往甚數杜亦厚資給之治舍畢賣土者將去留方尺之土曰以此爲別遂去不復來其土堅緻有異於常杜置藥肆中不以爲貴數年杜之居爲火所焚屋壞土視之有小赤蛇在其隙中剖之蛇紫繞一白石龜大可三二寸蛇去而龜尚存至今寶藏於杜氏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動多有徵驗郤武縣前臨溪有大磐石去水猶百步一日忽以墨書其石又半囷坐石上爲持竿釣魚之狀明日山水大發過至其墨畫而退癸卯歲盡砍去臨路樹枝之向南者人問之曰免得旗旛又曰要歸一邊及吳師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人處書之及軍至城下分據僧寺以爲柵所安置人數亦無所差其僧竟爲軍士所殺初王氏之季閩建多難民不聊生或問狂僧曰待何時當安答曰儂去即安矣及其既死閩嶺竟平皆如其言

稽神錄拾遺終



四庫全書提要（據學津討原本補）

稽神錄六卷宋徐鉉撰鉉字鼎臣廣陵人仕南唐爲翰林學士隨李煜歸宋官至直學士院給事中散騎常侍淳化初坐累謫靜難軍司馬卒於官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皆記神怪之事晁公武讀書志載其自序稱自乙未歲至乙卯凡二十年則始於後唐廢帝清泰二年迄於周世宗顯德二年猶未入宋時所作書中惟乾寧天復天祐開成同光書其年號自後唐明宗以後則但書甲子考馬永卿懶眞子稱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爲恥碑文但書甲子此書猶在李璟去帝號前三年殆必原用南唐年號入宋以後追改之其稱楊行密曰僞吳稱南唐曰江南其官亦稱僞某官亦入宋以後所追改歟讀書志云所載一百五十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元本十卷此無卷第當是他書中錄出者案今本止六卷而反有一百七十四事末又有拾遺十三事與晁氏陳氏所云卷數條數俱不合案楓窗小牘云太宗命儒臣修太平廣記時徐鉉實與編纂稽神錄鉉所著也每欲採摭不敢自專輒示宋白使問李昉昉曰詎有徐率更言無稽者於是此錄遂得見收疑是錄全載太平廣記中後人錄出成帙而三大書徵引浩博門目叢雜所列諸事凡一名疊見者太平御覽皆作又字文苑英華皆作前名字廣記皆作同上字其間前後相連以甲蒙乙者往往而是或緣此多錄數十條亦未可知也讀書志又云楊大年云江東布衣蒯亮好大言誇誕鉉喜之館於門下稽神錄中事多亮所言考鉉騎省集中有送蒯參軍亮詩前四句云昔年

聞有蒯先生二十年來道不行抵掌曾談天下事折腰猶忤俗人情則鉉客實有蒯亮然不言及說鬼事又書中載破瘤得碁子得鍼二章云聞之於亮則不題亮名者似非亮語趙與峕賓退錄備載洪邁夷堅志諸序稱其三志庚集序考徐鉉稽神錄辨楊文公談苑所載蒯亮之事非是其說必有所考今不得而見之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稽神錄 拾遺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著作者 徐鉉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